

荒唐岁月的真情演绎 大起大落的人生悲歌
红色海洋的黑色幽默 刻骨铭心的青春反思

陆幸生 著

兵团战士



知识出版社

兵 团 战 士

陆幸生 著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兵团战士/陆幸生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015-5638-0

I. 兵…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2465号

责任编辑: 姚树军

责任校对: 马 跃

责任印制: 张新民

插图创作: 陆幸生

封面设计: 上古时代

封面题字: 刘云山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88390732)

<http://www.ecph.com.cn>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X1230 1/32 印张: 11 字数: 180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册

ISBN 978-7-5015-5638-0

定价: 26.00元



目录

第九章	不是尾声	332
第八章	黄雀藏在后	280
第七章	螳螂捕秋蝉	225
第六章	池浅王八多	183
第五章	夏季风情录	156
第四章	离奇投毒案	123
第三章	离恨情仇事	78
第二章	眉山路风云	44
第一章	初踏兵团路	13
引子	天地奏鸣曲	1

引子 天地奏鸣曲

眼底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一畦畦栽种得笔直的绿色棉苗，一直绵延到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来兵团已经两年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那仿佛是一片白茫茫的望不到尽头的苦海，苦海中跳跃的绿叶只是一片缥缈的希望，我们每天像真正的农夫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事着简单重复而又繁重的体力劳动，春种、夏收、秋播、冬耕、上河工，人犹如机械那样没日没夜劳作，滞歇了思维，枯竭了灵感，就仿佛像是行尸走肉那样，空负着一张皮囊，在瑟瑟寒风中飘荡，无法栖息。简直是在苦熬着岁月。

在这片浩瀚无垠、茫茫不着边际的大海中苦等着冬去春来的季节变换，我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唱词“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所写的那样苦盼着每年的春节来临，好回城中温馨的家中去享受几天安逸的生活。

不过，眼前地上仍是白茫茫的，天空仍是灰蒙蒙的，仿佛苍茫大海又笼上了一层浅浅的迷雾，使人感到分外压

抑，再加上天际飘来的丝丝凉风吹动着田埂边灌木丛和白杨树发出的“飒飒”声响，就更显得压抑中带着几分凄凉。

我机械地迈动脚步，舞动锄把为破土而出的棉苗松土，这场景太像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在生产流水线上枯燥地机械作业镜头，既无聊又单调，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工具，而这工具还必须思维着，就显得相当痛苦。耳畔偶尔会传来当地男女村民的调笑声。显然他们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娱乐生活，这娱乐只不过是夜深人静时的男女声小合唱平添的那首愉快的前奏曲而已。这调笑有点淫褻，带着乡野淳朴的男女原始情欲，是率性、本真、粗野、放肆的。我开始听时，还有着某种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和羞涩感，因为这和我长期所受的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教育格格不入——很有点类似古代封建社会男女之大防在现今社会的繁殖，这是天理和人欲的交战。人欲有如无孔不入的水银见缝就钻，这个农村的穷乡僻壤，显然就是被社会遗忘的角落，人欲在天地的缝隙中愉快地舒展。这很能勾起我对一些往事的回想。

记得，和我仅一墙之隔的街坊、我小学的同班同学黎星星，在我们上了中学后那个全民造反的时代，她竟悠闲地和街上的一个年长她6岁的工人谈起了恋爱。当他们双双出入那条幽静的小街时，背后就有人指指戳戳地说这“女人”

如何风骚等等。虽然她当时还只是个不满 16 岁的少女，就被人称为“女人”，显然那语气是蔑视的、不屑的。而她却是我当年的梦中情人，是我暗恋的对象。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她显然认为我只是一个无知的不解风情的小屁孩子。尽管我只比她小一岁。她婷婷玉立，发育得很成熟了，颀长的身材，仿佛乳脂般溢着光彩的皮肤细腻而白皙，配上突出的隆胸，浑身都凸透着蜜桃成熟的诱惑力。这诱惑力导引着街上小伙子们的目光，我想暗中恋着她的人一定很多。因为，她是那么美丽，那么骄傲，她仿佛是冰山上美艳的雪莲那般在高寒的孤峰独自绽放，就连街上那些有点身份的翩翩少年们也感到可望不可及。她仿佛来自天国的公主那般对小伙子们垂涎三尺的嘴脸很不屑一顾，尽管那些小伙子都是省级机关干部的子弟。而她一个老红军的女儿却偏偏钟情于那个住在一号院的小工人。听说后来她那段短暂的恋爱史在她父母亲和两个哥哥的强行喝阻下中断了，但却成了我们眉山路上小伙伴中的趣谈。而在我的心目中，她是圣洁的女神，我始终不相信有这种事，我替她做着徒劳无功的辩解，因为众口烁金、三人成虎呢，况且那本身就是一个谎话、大话、空话、假话、屁话连篇的时代，有时一句谎言就有可能演化为绝对的真理。人们就只能在真理的天空下像狗那样伸着舌头苟延残喘。直到

终于有一天，我和她几乎在同一天办理户口迁移的手续，我们由那个历史悠久的六朝古都迁到了这个苏北的穷乡僻壤、一个号称已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建设兵团。我和她双双作为兵团战士分在这个庄子上时，我终于再一次偶尔与之相遇，好奇心引诱着我仿佛是不经意地问她是否有这事。我多么希望她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暗想，这一定是街坊男孩子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故而嚼舌根子瞎编的，尤其是那个黄卫军，背后一直称她是“老女人”。

她却宛尔一笑，十分平静地说：“这是真的。当时对爱是朦朦胧胧的。只觉得和他在一起有意思，坐在他自行车的后架上，轻轻揽着一个异性男人粗壮的腰，嗅着他身上异样的雄性气味，那种感觉确实特别好，心情特别愉悦。他星期六骑车带着我去郊区农村的老乡家中做客，我们吃农家的玉米、花生、山芋、草鸡、河鱼，充满着乐趣。但我不知道这就是恋爱，我只是觉得有意思、好玩。后来确如你们说的那样，在父母、哥哥的反对声中，这一短暂的欢愉也就很快地结束了。”她说这段话时一点也不羞涩，而是特别轻松的样子。我无话可说。然而，这样一个女神般的女生在两个月前，却在全连知青羡慕的目光中，手持兵团团部的调令去了兵团纺织厂。她是第一个离开连队的女知青。据说她在离开前特地去看了被打成“五·一六”分

子仍在关押中的黄卫军。正因为她的探望导致了黄卫军两个月后的逃亡，副连长李学文和团保卫股长去省城追捕无功而返。这又引起了村里人的话题，认为小黎一定是和小黄处对象的，否则怎么带着水果罐头、面包、饼干去看这个小“反革命”呢。

自从那次追捕黄卫军未果后，李学文副连长从省城归来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是整天闷闷不乐地蹲在地头屋角抽旱烟想心思，就是装出一副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样子，公开放肆地与老妇女们调情嬉闹，完全失去了正在新星式上升的连队干部的正人君子嘴脸，变成了一个沉湎声色、自甘堕落的乡村痞客。他原本在新庄是神气活现的，那架势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如今那一副一本正经的嘴脸也全换了样，变成放浪形骸、不拘小节、自甘堕落的农村二流子。他开始和村民们蹲在冬天的阳光下，倚在墙角抽旱烟聊天说粗话，开始和村中的老妇女放肆地打闹，开些粗俗下流的玩笑。用我的同学顾晓江的话说，这狗日的开始玩世不恭，肯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顾晓江这些日子心情特别好，连队流传他深得营部的倪教导员赏识，不久就要调营部去当书记官了。现在他已逐步取代了李学文副连长在党支部的位置，他入党后开始列席党支部会议，参与连队机密；以往李学文脸上得意忘

形的神采，已经表现在他的脸上。前天在出工休息时，竟还和长得像是铁塔似的、李学文的儿子李金娃正式交手，比试摔跤。3局下来，他竟将李金娃3次绊倒在地跌得仰面朝天。他已在连队名声大震。此刻，他悄悄附在人耳边仿佛很神秘地说：“告诉你，你千万别传出去，李学文他很快要倒大霉，现在连队党支部开会，他基本不参加了。连里正在暗中收集他生活腐化堕落的材料，要整他呢。你瞧、你瞧，李学文马上就会演出游龙戏凤的好戏。”顺着顾晓江手指的方向，我的耳畔再次传来男女放肆的调笑声。乡村的地头年复一年地演绎着这种娱乐、这种粗野狂放的旋律，时间长了也就让人感到腻味和麻木。我甚至怀疑天长日久，自己是不是也会同化成为这些皮肤黝黑、言行粗野的农夫中的一员，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因为要扎根农村，自然是要和光同尘、入乡随俗的。久而久之，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将与城市文明越来越远而彻底进入到那蛮荒的乡村习俗中，退化为一介农夫。尽管眼前这块广袤无垠而又贫瘠落后的土地被赐予的那个无比响亮的名号所包裹——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某师某团某营某连。

太阳已接近远方的地平线，白花花的盐碱地仍是一眼望不到头，真令人心烦。一阵哨子响，紧接着是沙哑的吼叫从前方约十米处传来——“休息了”，副连长李学文对着

身后的“兵团战士”们喊了一声。他现在已很少脱产去参加连队的重大政治活动了，实际上成了带队出工的工头，虽然还顶着副连长的头衔。

战士们纷纷甩开手中的锄头，懒洋洋地向田埂走去，前方传来李学文与老妇女们的调笑声。他们将以天地为舞台表演那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的“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定是这帮老妇女把李学文围在中间，七手八脚地将他推倒在地，扒下他的老棉裤，将手伸进裤裆抓住他下边的玩意儿。在他兴奋的吼叫声中，女人们在他那毛绒绒的裆部捋一把，拔几根毛，兴奋地哄堂大笑，围着他手舞足蹈，一哄而散。他再提着裤子围着她们追打，逮住一个妇女将她摁倒在地，将手伸进这女人的怀中对着那肥硕的乳房又掐又捏地满足一下。这就是村民们年复一年的田间游戏。“战士”们看得眼睛起了茧，都习以为常了。这也算是近海农民的淳朴，淳朴有时是与原始的愚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去省城之前李学文副连长是绝不参与这种有损尊严的粗俗游戏的，他可以半明半暗地去染指庄上的任何一个妇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彪悍魁梧，更重要的是他的权势，而当权势开始衰落时，他就只能由空中捕食的鹰变成了妇女群中被追逐、被玩弄的鸡了。

是的，我们这些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

年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成了解放军“战士”，尽管是不穿军装的。李学文这个地道的农民，原来东方农场马庄分场生产大队的小队长摇身一变竟成了这个建设兵团3师8团8营54连副连长。此刻的李副连长整了整紊乱的袄裤，重新系紧宽腰大裤，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抽出腰间别着的长杆旱烟锅。这烟杆我仿佛似曾相识，金光锃亮的黄铜烟锅镶着发亮的酱红色竹节烟杆，烟嘴却是仿佛汪着绿水的翡翠，像是嫩嫩的青葱那样在夕阳下闪着耀眼的光。我想起来了，这是他们庄上死去的马大叔的遗物。我悄悄地捅了捅坐在身边抽着闷烟的顾晓江的腰杆说：“胖子，这烟嘴原来不是马大叔的吗？”顾晓江的外号叫胖子。

胖子扔掉了手中自造的香烟烟屁股，不屑地撇了撇他的大嘴瓮声瓮气地说：“别说翡翠烟嘴，马大叔的女人还成了连长夫人呢！这个狗日的老光棍，连女人都是战利品，何况这小烟嘴。黄卫军当年被弄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身上的那身军用行头不是也成了李学文的战利品吗？现在他马上政治上要倒台了，没准那女人就要离他而去了呢。”

“有这事？胖子你别瞎说。”

“这怎么是瞎说，你没见到那老妇女和这狗日的瞎闹腾，那马脸女人在旁边冷眼看着呢？他们肯定是政治联姻到头了，女人也要赶人了。否则李学文和老妇女们这么胡闹，

她能没有表示？可她手中扎着的大鞋底不知是什么男人的尺码，庄上传说这马大叔就是给他俩合谋逼死的。”

“胖子，你他妈的轻点声，隔墙有耳。”我悄悄斜了一眼坐在田埂上抽烟的李学文。

“我这不是在和你小声说吗？你不感觉到马居正死得蹊跷吗？”

“他不是畏罪自杀吗？”

“胡说，他是被人逼死的，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下被逼自杀的。”顾晓江脸上再次浮现出那种消息灵通的得意神采。

“有这事？”

“雨生，你这人忒幼稚，不知道村子里形势的复杂性吗？”

李金娃凑了过来：“嘿！胖子，腿子，你们俩嘀咕什么呢？把烟丝给我，我也抽一口。”

“你个小毛孩子抽啥子烟，我说你别他妈的一口一个胖子、腿子瞎叫唤，这胖子、腿子也是你他妈瞎叫的吗？”

“唉，顾晓江你别瞎说，你骂谁呢？”李金娃瞪圆小铃铛似的双目问。

“我谁也没骂，我只是实话实说。”一改平时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晓江狠狠地掐断了手中的狗尾巴草，正了正自己头上的棉帽，摆出一副似乎要迎战的样子。



我眼瞧着两人要打起来，忙说：“金娃，别理他，你抽烟。”我把顾晓江口袋中的烟袋掏出来堆着笑脸递给了李金娃。

李金娃虎着脸，接过了我手中的烟袋，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在手掌上摊平，将烟丝倒在纸上，仔细地卷好，用口水粘牢，叼在嘴上，我讨好地划着火柴为他点上烟。

顾晓江斜了他一眼“雨生，你这是干啥，拍这种鸟人的马屁也不怕跌份。”

“你骂谁鸟人呢？”李金娃霍地一下站了起来，拍了拍土，用牛样的眼珠子瞪着肥子。

肥子这时也站了起来，他随手将头上扣着的棉帽甩给了我，用手解开了军装的风纪扣，摆出了一副要打架的样子了。

在田埂旁休息的知青围拢了上来，有人甚至不怀好意地叫道：“顾晓江，揍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拿出点兵团战士的威武气概来！”

就在李金娃和顾晓江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大打出手时，李金娃的身后出现了他父亲魁梧的身影。

李学文大吼一声：“金娃，你想干啥呢？去干活！”他用蒲扇一样的大手拍了拍儿子的脑壳。李金娃气咻咻地下到了地里。

李学文吹响了胸前挂着的哨子：“开工喽。”

顾晓江戴上棉帽，扣好风纪扣跳下田埂去了棉田。他
一改《知青之歌》那忧郁的腔调，用欢快的嗓音迎着西北
风唱道：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农场，
是我扎根农村的地方。
盐碱飘香，
冬天的地里……
啊——
广阔的田野广袤无边，
连接天上。
这样的日子即将结束，
我得解放……

第一章 初踏兵团路

一 从巅峰到底层的跌落

两年半前，我 15 岁，因为父亲被怀疑成叛徒，才跟着黄卫军和顾晓江来到东方农场马庄分场，那时的农场已改成了建设兵团。我和顾晓江是所谓的初中毕业；黄卫军是所谓的高中毕业。其实初中、高中大家都只上了一个学期，就开始投身于乱哄哄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其实也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教育，革命自然也要波及教育界。我们在平静的校园中学习了半年，也即裹挟在其中，开始了“大革命”的生涯。

我们哼着革命歌曲，加上自己的丰富想象和创造发挥，走上街头，冲向社会，近乎疯狂想革命、干革命。我们自称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我们都是所谓“红五类”，也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冲冲杀杀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破四旧，立